

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

朱成全

(东北财经大学社会科学系, 辽宁 大连 116025)

摘要: 本文首先论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 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后者是前者的“灵魂”。其次, 从“两种文化”(即科学与人文)、功利意识与人文精神、科学与哲学关系分别说明了这一关系。

关键词: 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 关系

中图分类号: C05;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3)03 - 0013 - 03

在近、现代文化中, 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之间的对立。就两者对立的实质来说, 科学主义强调科学、客观性、真理性, 主张“价值中立”。由此, 它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标准的文化模式, 来改造其他文化, 或它要求其他文化必须以自然科学为标准, 而必须具有实证性、科学性等, 其中,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科学哲学学派的兴起, 科学哲学学派以自然科学为标准, 认为以前的哲学是思辨的, 而不是实证的、科学的, 它要建立起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的哲学。与此相反, 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价值, 强调人应生活得更有意义, 也即通常所说的对人的“终极关怀”、“精神追求”等。它认为, 科学仅仅给人带来的是工具理性, 即它使人仅停留在功利境界, 从而对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没有任何帮助。最能体现人文主义思想的是文学、哲学。文学、哲学只关心人的精神追求, 反对科学所给人带来的功利追求。面对科学主义思潮, 人文主义思潮认为, 文学、哲学等不可能科学性, 事实上, 文学、哲学等也不可能科学性, 比如, 浪漫、抒情式的文学就是如此。所以, 人文主义反对科学主义思潮, 也总是强调要以人文主义思潮来“规范”科学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 两者总是要求以自己的观点来努力改造对方的做法最终都失败了。比如说, 科学主义总是强调以科学的标准来改造哲学, 使哲学能够科学化, 这就是科学哲学这一哲学派别兴起的原因, 但是, 科学哲学的发展尤其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发展的这段历史表明: 科学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和其他文化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样, 以科学作为唯一的、标准的文化模式, 且以之来改造哲学是有问题的。事实上, 科学哲学派别自始至终也未建立起它所追求的科学的

哲学这一目标。这就是说, 科学主义的做法最终失败了。与此相反, 人文主义也总是强调以“人的精神追求”或“终极关怀”的标准来改造科学, 反对科学的“工具理性”。但是, 在当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强劲形势下, 人文主义反对科学的这一观点也是有局限的。

于是, 出现了两者相互影响或相互融合的趋势。在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 科学主义思潮渗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 即科学主义的人文化, 通俗地说, 将科学视为一种文化现象, 视为人性的表现, 因而, 要从文化或人性的角度来理解科学。与此同时, 在科学主义影响下, 人文主义思潮渗透着科学主义思潮, 即人文主义的科学化, 通俗地说, 人文主义努力将自己的观点奠定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 且以科学的标准来努力改造自己。

由上可以看出: 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虽然就其本质来说是对立的, 但又是相互影响的, 即不存在两者的绝对对立。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两者既有合理的地方, 又有不合理的地方。具体地说, 科学主义思潮强调科学精神, 这是合理的, 但是, 它强调以科学标准来要求其他一切文化现象, 即它视科学为唯一的、标准的文化模式, 这是不合理的。而人文主义思潮强调人文精神, 这是合理的, 但是, 它反对科学的“工具理性”, 乃至敌视科学, 这是不合理的。所以, 应该将两者的合理性, 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由上可见: 科学精神主要是指强调实证性、功利性等, 偏重的是“真”。人文精神是指强调人的价值, 即人的“终极关怀”、“精神追求”等, 偏重的是“善”、“美”。

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基础上, 当今还出现了现

【收稿日期】 2002 - 06 - 03

【作者简介】 朱成全(1963—), 男, 江苏扬州人, 东北财经大学社科系副教授,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哲学研究。

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的对立。现代主义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文化倾向和实践活动。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崇尚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意味着对于现代化的摒弃,它从各个角度揭示了现代化自身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和缺陷,它不放过现代化所犯下的每一个罪恶和错误。它的兴起表明了一部分人对现代化的失望和绝望。它是后工业社会的回应、信息时代的产物、新科技革命的适应。在哲学理论上,现代主义主张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普遍主义。而后现代主义则要消除这些。它反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非中心、人与自然合一,主张过田园生活;它反基础主义,认为将哲学、科学等视为知识的基础已不可能,并且,它反对任何认识都有一个不变的标准和一个固定的目标——真理;它反本质主义,主张异质性,尤其是人的个性;它反普遍主义,即:反传统尤其是反科学主义、反权威、反理性、反教条主义,主张不确定性、零碎性、非原则性、卑琐性、虚构性、反讽性、异质性等。从中也可以看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相一致的。比如,罗蒂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消解了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主张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平权,并进而将科学归化于人文学,以达到科学人性化的目的。费耶阿本德以“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反对“科学有其一套独特而普遍有效的方法”的传统观点,动摇了科学的权威,主张科学与国家的分离,降低其凭借权力和在文化领域中取得的至尊地位,使之与人文学科,甚至与迷信、巫术等伪科学平权,从而,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思潮。

至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只要纵观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两大思潮的发展历史,就可以发现: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灵魂”。具体地说,人文精神应该以科学事实为基础,且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科学标准,而科学精神应以人文精神为价值规范,即人文精神应为科学精神提供价值规范。否则,没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不清晰的、不精确的。没有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就失去了价值规范和方向。在当今世界,虽然强调“科学精神”的观点已深入人心,但是,没有人文精神,科学就会出现“异化”现象,甚至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是灾难,这就违反了人性。比如,“原子能”、“计算机”等科技成果在没有人文精神的规范下,就会使人犯罪;当今的“克隆”技术更是如此。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系又称为科学与人文、功利意识与人文精神、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价值、“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关系。下面就“两种文化”(即科学与人文)、功利意识与人文精神、科学与哲学关系来说明上面所说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简要地说,“科学”是人认识外物,主要是自然科学。“人文”是指人认识自己,主要是指人性中的价值、善、美等进行认识的人文科学。20世纪50年代,C·P·斯诺就确认了这“两种文化”的现象,指出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分裂、对立已成为事实。萨顿将这“两种文化”

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冲突视为当代最可怕的冲突。他说,由于人文主义者的冷淡疏远、某些科学家的狭隘以及掠夺成性、贪婪而不知足,因而,产生了所谓“机械时代”的罪恶。虽然奥本海默、汤川秀树等对“两种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和反思,指出科学与人文是一致的,进而对科学日益脱离哲学和文学之类的文化活动深感忧虑,但是,在当今,对保持科学的人文价值必要性的认识,还未引起足够的、普遍的重视。比如说,世界大战的残酷性、机械文明的非人性化、核武器的威胁、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就是如此。这同时也使有些人文学者将此归罪于科学技术,于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恶性膨胀产生了逆反情绪,对滥用科学进行了谴责和非难,这就使科学主义、功利主义科技观发生了动摇,进而,出现了反科学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如此。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者致力于“消解”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认为科学似乎是极端反人性的,所以,要将科学融合于人文之中。深究这“两种文化”对立的实质,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真理和价值之间的对立,即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规范知识)之间的对立。贝尔纳就曾分析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科学观:一种是肯定科学的真理追求而否认其价值追求,另一种是肯定科学的价值追求而否认其真理追求。他认为,这两种的偏颇性在于没有看到两种追求的统一性,且人为地在科学的真理、价值属性之间设置了障碍。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也都将这“两种文化”的对立,看成是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的对立。李凯尔特认为,自然科学是与任何价值无关的,而历史文化科学则不是如此。石里克把自然科学视为“事实科学”,把伦理学等人文学科视为“规范科学”。他拒斥的是人文学科。显然,真理和价值虽然有对立的地方,但当今又有相融合的趋势。后现代主义一直在寻求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道路。著名的科学家李政道曾说过,“科学和艺术,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也反映了科学和艺术之间的融合性。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印证了上面所说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近、现代以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致富”等已深入人心,所以,不少人将科学看成是“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又被称为“功利意识”。与此相反,人文精神则被视为“超功利”,它追求的是人生最深刻的意义和价值,其功能在于提升人生的精神境界。因此,科学与人文,又被称为功利和超功利的关系。由于人的生命存在不仅仅在于自然肉体的存在,更在于生命意义的存在,即人总是要在维持自己自然生存的基础上有所思想、有所追求,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人生价值,所以,人的完整生命存在并不仅仅是功利性的,同时更是非功利的。这就是说,人不仅要追求眼前的功利,而且更要追求超功利的理想。人就是在这种追求功利而又超越功利的矛盾过程中生存与发展的。显然,这里的“超功利”并非“脱离功利”之意思,而是说立足于功利又摆脱功利的束缚。这是因为人可能脱离功利物欲而过禁欲主义的生活,人生超功利的方面只能建立在功利追求的基础之上,把超功利理解为抛弃功利的“纯”精神生活只不过是虚构。“超功利”的真正意蕴不是教化人们在空洞的精神王国里生活,而是引

导人们在追求功利的同时,不能陷入功利而不能自拔。它内含功利追求,其使命就在于实现从功利物欲到精神境界的升华,使人们趋向于崇高、真诚、友善。所以,功利和超功利的关系,就印证了上面所说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说到科学与哲学及其关系,似乎早已定论,似乎没有问题了,可事实上不是如此。下面现从我国关于哲学的定义说起。“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可是,细想一下,这一定义是有问题的。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可谓哲学的外延极大,由于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成反变关系,所以,这就意味着哲学的内涵极浅,也就意味着哲学的内容越少,几乎什么也没有说,显然,这用哲学的抽象性是很难说得清楚的。由于世界是由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三部分构成的,所以,“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这一定义,就演化为“哲学是自然知识(或自然科学)、社会知识(或社会科学)和思维知识(思维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可是,谁来研究呢?谁来进行概括和总结呢?缺乏专门知识的哲学家能做到吗?我国哲学家当中大多数人都不懂科学,即使极少数懂科学的哲学家,大约也对现代科技缺乏理解力。特别是,在当今“知识爆炸”(知识每3年要增加一倍、技术每3—5年更新一次)的情况下,科学家都感到跟不上专业知识的更新速度,难以对其进行概括和总结,而哲学家又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所以,我国目前所采用的这一哲学定义,是有很大问题的。

现在国际上所理解的哲学通常有以下几个定义:一为“哲学是关于存在、知识和行为的原理和真理的理性考察”。二为“哲学是关于知识的本性、存在、道德原则和美学价值的研究”。三为“哲学是对最重要问题进行理性的和批判的思维的尝试”。其实,这三个定义大同小异,其共同特点在于强调哲学的理性分析功能,即我国哲学界常说的批判、反思的功能,也即如一些人所说的“哲学是对科学所包含的‘前提’所进行的批判”,这就是说,哲学的功能不在于其对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马克思非常强调,自己的理论不仅仅是说明世界,更主要是改造世界。这就是说,马克思非常强调哲学的批判功能。

由于科学是人的事业,所以,对科学进行批判,就必然会揭示出科学的人性内容及其最高的理想境界。这就是说,哲学偏重的是人文。如果从科学和人文关系来看,哲学就是

从人文层次来对科学进行批判。这就是说,哲学不仅仅是科学,更重要的是人文。这也就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超知识立场”的实质所在。退一步说,即使哲学是科学、知识,但是,由于科学在于“求真”、偏重事实、注重客观性,即“科学精神”,而较少研究人的价值,即“人文精神”。事实上,没有人文精神的规范,科学往往就会走向“异化”,甚至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所以,哲学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更应该关怀“人文精神”。冯友兰先生指出,学科学的目的,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能有一定职业的人,这至多是人的“生存意义”,即“工具理性”,而学哲学的目的,就在于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这就是说,使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即“生活意义”。所以,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的儒学,并不注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是求理想的生活。求理想的生活是怎样的?这是儒家哲学精神所在。梁启超曾说,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使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

所以,哲学偏重的是人文精神,而不是科学精神。哲学对科学的作用就在于以人文精神来批判、反思科学精神。由“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指导科学”可知: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基础,人文精神规范科学精神。这也印证了上面所说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参 考 文 献】

- [1]李政道.科学和艺术——一个硬币的两面[J].中国大学人文启示[M](第三卷).长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171.
- [2]杨叔之.科学与人文的融合[J].科学之美[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259.
- [3]丰子义.关于人文精神批判与建设的几个问题[J].青海社会科学,1999(3).
- [4]张功耀.哲学是什么?哲学家应该干什么?[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1).
- [5]黄瑞雄.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6]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殷 杰)